

西北民族大学学科建设资助项目

中国“花儿”学史纲

魏泉鸣 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



艰苦的开端期

曲折的发展期

严重的停滞期

蓬勃发展的繁荣期

花儿学家传

I207.7
51

中国“花儿”学史纲

魏泉鸣 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中国花儿学史纲/魏泉鸣著.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5

ISBN 7-226-03229-5

I. 中... II. 魏... III. 花儿—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64738 号

责任编辑: 高文波

封面设计: 贾 文

中国花儿学史纲

魏泉鸣 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00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 520 号)

甘肃天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2.75 插页 2 字数 319 千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ISBN 7-226-03229-5 定价: 26.00 元

序

玛丽·柯莱尔·苏独玉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

魏泉鸣教授大著《中国“花儿”学史纲》的出版是对“花儿”(为了阅读和排版的方便,书中“花儿”一词一般再不加引号——编者注)研究的重大贡献,也有助于我们增进对中国文化的历史和现状的了解。本书是魏教授八年心血之结晶,是他几十年来身体力行地从事民族问题研究、中国西北问题研究以及中国历史、文化和民俗学研究的成果。魏教授在花儿研究领域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披览几百年以来的文献资料、博采花儿研究中众家之长、评估各种花儿研究专著之优劣,为今后中国内外的花儿研究拓展了天地。

花儿是中国西北地区最具地方特色、内容最丰富的文化遗产,本书详细叙述了自明代至今的花儿研究史。花儿是流传于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四省区的一种民歌形式,反映了西北各族人民的风貌和生活状况。汉、回、撒拉、藏、土、东乡、保安、裕固等民族都唱花儿,它的曲调繁多,歌词中亦不乏各种隐喻。在甘肃和青海的各种民间节庆上,“漫”花儿是一项主要活动,也是中国西北地区各民族互相影响和交流的范例。

我们可通过花儿研究更好地了解生活在中国西北地区的人民的生活方式、民俗、艺术及观念。中国学者从许多学科的各个不同角度从事花儿研究,诸如音乐、民俗学、人类学、语言学和文学的角度。甘肃和青海两省成立了花儿研究会,并且已召开过几次全国

和国际学术研讨会。正如魏教授在本书第五部分中所谈到的,高度学术化已经促进了海外这方面研究工作的开展。

这是一部对花儿研究发展过程感兴趣的学者的必备参考书,书中详尽探讨了花儿理论、研究状况、有关的著述及传播范围。本书按照时间顺序依次探讨了明清两代的历史渊源、民国时期的曲折道路、战争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的岁月、1958年的民歌运动、文化大革命以及1978年以来的发展,评述了花儿界的所有主要人物(歌手和研究者)及中国和国外出版的所有有关出版物,仔细讨论了这一领域内的重大贡献、问题及理论争鸣。今后我本人将会经常查阅这本书,因为我虽是一个从事花儿研究的美国人,却只能“走马听‘花’”,去花儿的故乡进行实地考察的机会有限,能够看到的学术著作亦很有限。对于我所从事的花儿研究、中国西北地区研究及现代中国文化研究,它都是一部案头必备书。

魏教授将花儿研究置于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之中,故本书将在中国内外拥有大批读者。我认为,此书的最显著贡献是有助于读者了解中国西北地区独具特色的文化,是概括花儿研究的高层次学术成果;本书势必会促进中国内外的中国西部问题研究,而这是一迄今为止尚未得到应有关注的学术领域。所以我要说,本书是对花儿研究及民俗学和文化研究的重大贡献。

1993年7月于西宁

(孤蓬 翻译)

代 序

“花儿”是我国百花园中的一枝奇葩，她历史悠久，内容丰富，曲调繁多，且已形成流派，她以故乡临夏为中心，向青海、宁夏、新疆及甘肃的广大地区延展，在汉、回、东乡、保安、撒拉、土以及部分裕固、藏族群众中流行，成为他们喜闻乐见的一种特殊的艺术形式。过去，我们对“花儿”的认识是有偏颇的，一直就“花儿”论“花儿”，侧重点主要放在文学或音乐方面，而没有认识“花儿”的多学科价值，例如历史学、地理学、语言学、民俗学、宗教学、民族学、方志学价值。其实许多学科都可以从中得到佐证。我们要认真重视“花儿”的理论研究工作，开拓“花儿”的研究领域。

“花儿”学是中国民间文学中歌谣学的一个分支，是我们整个文学艺术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必须从学科理论体系方面，包括本质论、创作论、作品论、歌手论、鉴赏论、文艺史等领域，展开研究，使之日臻完善。这几年我们虽然做了许多工作，也发表、出版了不少论著，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而且已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但研究工作还有待于更加广泛深入的进行。为了进一步搞好“花儿”的理论研究工作，我以为当前应当先抓好这样几件事：

统一规划。不断克服盲目性，增强自觉性，把“花儿”的收集、整理、理论研究、演唱、创新纳入精神文明建设的轨道。组织人力，制定一个近远期结合、大体可行的规划。要有明确的主攻方向，要有具体的研究选题，要有脚踏实地的人员，要有扎实可靠的措施，切实抓出成效来。应该采用公开出版和内部发行的办法，把历年来的“花儿”理论研究专著、优秀选本、论文选集，汇集印发；还可出

版一些文图并茂,文字、音响兼备的新颖的书籍、唱片、录音录像磁带。

重点抢救。要为歌手录音、录像,树碑立传,要给几个重点“花儿”会(如莲花山、二郎山、松鸣岩、炳灵寺)编写史志;要尽快收集那些濒临失传的本子“花儿”、习俗“花儿”、宗教祭祀“花儿”、描述旧时生产状况的“花儿”等,这是我们首选抢救的重点,特别是一些歌手、研究人员年事已高,如不抢救,势必成为最大的损失!

全面普查。要像地质勘探那样,查“花儿”会的蕴藏量、流行脉络,查“花儿”的曲令及其变异,查“花儿”会的布局及其特点,查歌手的历史与现状,查“花儿”的历史渊源及其流变等。

积累资料。争取在三五年内建成初具规模的包括文字、音响、图片、音像、实物在内的花儿资料中心,把目前佚散、储存于个人、集体、国家三级的资料,集拢、统管起来,以备大家使用,充分发挥现有资料的作用。

培养人才。建议省民研会、兰州大学、西北民族学院、省群艺馆、省“花儿”研究会举办“花儿”讲习班,专门为“花儿”流行地区培养理论研究人员,“花儿”学作为为一门年轻的学科,业已进了大学讲坛,《“花儿”概论》、《“花儿”论稿》、《“花儿”研究》等选修课、专题课、讲座课已在几所大学开设或即将开设,我们希望在此基础上,再能开出《“花儿”流变史》、《“花儿”研究史》这样一些专门化课程来。

在认真做好“花儿”理论研究工作的同时,要积极开展“花儿”的演唱活动,要在群众自发的基础上,有计划有组织地搞几个重点“花儿”会,连续抓几年,切实抓出水平、抓出成效来。我想我们除了抓好莲花山、松鸣岩这两个流派各异的重点“花儿”会外,为什么不能在康乐、和政、永靖、临夏等县城,办城市“花儿”会呢?兰州的五泉山、白塔山、雁滩公园不都是天然的“花儿”演唱场所吗?要把花儿演唱会同学术讨论会结合起来,相辅相成,互为补充。

“花儿”演唱水平需要提高。形式应多样,要有独唱、对唱、联唱、合唱等,要从清唱逐步向伴奏方向发展;歌手要培训,要提高他们的政治思想、文化知识、音乐艺术水平和素养。今后评价歌手不能单看嗓音,还要看其会唱多少曲调、演唱的风格、舞台作风等。

“花儿”的歌词要优美。我们应该组织一些深谙“花儿”音律的诗人、文学家,同音乐家相结合,编写一些内容健康、文字优美、合乎格律、歌手易记唱、群众爱听的歌词。

希望“花儿剧”繁荣起来,人们翘首期待的“花儿”剧,在 20 世纪 50 年代曾有过一阵锣鼓声,尔后,便不大听到那音响了,现在又有了信息,临夏州文化局正在抓这项工作,“花儿”剧将是“花儿”流变史上十分璀璨的一页。

(原刊《甘肃日报》1985 年 6 月 7 日)

引 论

我国向以诗的国度、歌的海洋著称于世。民间歌谣从古至今，极为丰富，她哺育了屈原、宋玉、李白、杜甫、白居易、陆游、苏东坡，以至郭沫若这样名传千古的诗人，也为其他文学形体如散文、小说、戏剧、电影等提供了丰腴的土壤和温床，更为理论家铺垫了良好的基础。然而，她本身却未曾受过多少公正的待遇。真正为她树碑立传的，我以为首推冯沅君、陆侃如二位前辈的《中国诗歌史》、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而为她写的专著、专史也只有朱自清先生的《中国歌谣》、胡怀琛先生的《中国民歌研究》、肖涤非先生的《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和北京师范大学的《中国民间文学史》、张紫晨先生的《歌谣小史》、中国歌谣学会副会长吴超同志的《歌谣学概论》，尽管只是大海中的一粟却也显得十分难能可贵，有似凤毛麟角之珍奇。

花儿学作为中国歌谣学的一个重要的、特殊的分支，至今仍处于历史研究的拓荒期的童年阶段，笔者因业务的原因，对花儿接触较早，但真正将其作为一门学问研究，才是近年来的事。至于对花儿学史的研究，心意早在前几年已经萌动，然而囿于种种原因，迟至今动笔，不能不谓是一种憾事。

我在花儿的故乡——甘肃，生活了近五十年，一种特殊的和忏悔的感情，促使我不能不在一种异常艰难的情况下，为花儿学写史。

令人欣喜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花儿不仅受到了党和人民政府的重视。而且正在产生着愈来愈为强烈的影响，她不

仅走出旁门左道,登上了大雅之堂,而且以她顽强的生命力,在成长、呼喊,大有“一枝红杏出墙来”之势。

仅以此拙作献给花儿故乡的人们——花儿创造者、鉴赏者和护花人!——是为引言。

目 录

序.....	[美国]玛丽·柯莱尔·苏独玉(1)
代序.....	(1)
引论.....	(1)
概说	(1)
第一章 花儿名称的来历	(1)
第二章 花儿学史研究的范畴	(10)
第三章 花儿学研究史的分期	(13)
第一编 艰辛的开端期(明清至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前).....	(22)
第一章 明清文人笔下有关花儿的一鳞半爪的资料	(23)
第二章 民国以来文人竞相涉猎花儿	(28)
第三章 张亚雄的《花儿集》在花儿学史上的地位及其影响	(39)
第一节 作者生平及其花儿学研究历史的分期	(39)
第二节 《花儿集》成书的前前后后	(41)
第三节 《花儿集》的内容	(46)
第四节 解放前对于《花儿集》的评论	(52)
第五节 近年来对《花儿集》的评价	(55)
第六节 张亚雄自己的回头看	(59)
第七节 《花儿集》在花儿学研究史上的地位及其巨大影响	(61)
第四章 抗战前后的花儿学研究活动及其特征	(70)
第一节 张一悟、牙含章等的花儿学研究	(70)

第二节	谢润甫的花儿研究及其学术观点评价	(79)
第三节	李文实等人的花儿学研究及这一时期花儿研究的特征	(83)
第四节	不应被历史遗忘的花儿学家王洛宾	(89)
第二编	曲折的发展期(1949年10月至1966年6月)	(95)
第一章	中国花儿学史上应有唐剑虹的地位	(96)
第一节	解放后第一个向全国介绍花儿的人	(96)
第二节	极其珍贵的花儿论	(99)
第三节	“只留清白在人间”	(102)
第二章	朱仲禄在这一时期对花儿学的卓越贡献	(104)
第一节	朱仲禄的生平及其创作分期	(104)
第二节	朱仲禄在这一时期的花儿演唱活动	(105)
第三节	朱仲禄在这一时期对花儿学研究的贡献 ..	(107)
第四节	朱仲禄成了“花儿王”	(111)
第三章	1958年民歌运动对花儿学的影响及其得失之评估	(114)
第一节	1958年前后的花儿搜集和研究状况	(114)
第二节	李季倡导花儿剧	(118)
第三节	1958年新民歌运动中花儿学研究得失论	(119)
第四章	1961年青海关于花儿的提高和发展问题的一场论争	(121)
第一节	论争的起因	(121)
第二节	论争的概况及其评价	(123)
第五章	青海对花儿来龙去脉的探讨	(126)
第一节	这次探讨的由来和发展	(126)
第二节	花儿起源探索在深入	(130)
第三节	《花儿源流初探》是这一时期花儿学的代表作	

.....	(134)
第六章 这一时期甘肃、青海其他人的花儿学研究活动	
.....	(139)
第一节 甘肃的花儿学研究概况	(139)
第二节 《花儿》的出版及胡乔木对花儿的关注	(140)
第三节 青海的《花儿评介、讨论、研究专集》及其他 花儿资料问世	(142)
第三编 严重的停滞期(1966年6月至1976年10月) ...	(145)
第四编 蓬勃发展的繁荣期(上)(1976年10月至1981年 2月底)	(147)
第一章 一枝红杏出墙来.....	(148)
第一节 迎接花儿的春天	(149)
第二节 一场禁歌与反禁歌的斗争	(150)
第三节 花儿学史上的一次重要机遇	(152)
第二章 花儿学家紧叩科学殿堂的大门.....	(153)
第一节 《莲花山》创刊及其价值	(153)
第二节 多种花儿选本及资料的问世	(156)
第三章 花儿学理论研究向纵深发展.....	(161)
第一节 汪曾祺挑起的花儿格律与流派之争	(161)
第二节 卜锡文使花儿学界为之战栗	(170)
第三节 柯杨另辟蹊径为花儿溯源	(178)
第五编 蓬勃发展的繁荣期(中)(1981年3月至1985年7月)	
.....	(183)
第一章 花儿研究会的成立及花儿学术讨论会的举行	
.....	(184)
第一节 王浩倡议成立花儿研究会	(184)
第二节 甘肃省首届花儿学术讨论会的举行及《花儿 论集》的出版	(186)

第三节	青海省首届花儿学术讨论会的举行及评价	(193)
第四节	甘肃省第二届花儿学术讨论会述评	(198)
第二章	新崛起的宁夏花儿学界	(203)
第一节	一个正在崛起的花儿学者群体	(203)
第二节	杨少青的花儿创作和对宁夏花儿的理论探讨	(204)
第三节	张贤亮的花儿观和对花儿的传播	(208)
第四节	屈文焜的花儿研究及评价	(210)
第三章	花儿学界对新疆花儿的初步探索	(214)
第四章	国际花儿学术讨论会的举行及花儿在海外的传播	(219)
第一节	国际花儿学术讨论会的缘起及概况	(219)
第二节	国际花儿学术讨论会的成就及不足	(223)
第三节	花儿在海外的传播	(227)
第六编	蓬勃发展的繁荣期(下)(1985年8月至1992年7月)	(235)
第一章	王沛的《河州花儿》发表	(242)
第二章	张亚雄的《花儿集》五版发行	(246)
第三章	刘凯的《花儿散论》未能面世及《花儿论争集》等 三本专著的印行	(248)
第四章	赵宗福的《花儿通论》出版及评价	(251)
第五章	屈文焜《花儿美论》的出版及评价	(260)
第六章	郝慧民《西北花儿学》的出版及评价	(269)
第一节	郝慧民花儿学理论研究的三步曲	(269)
第二节	郝慧民构筑花儿理论体系的企图及其所达到 的高度	(271)
第三节	对《西北花儿学》的评价	(279)

第七章	张谷密《西海乐论》的出版及其在花儿音乐学史上的地位·····	(283)
第八章	魏泉鸣《花儿新论》的出版及成就·····	(289)
第九章	宁文焕《洮州花儿散论》的出版及评价·····	(302)
第十章	花儿学科史上新的里程碑——王沛《河州花儿研究》问世·····	(308)
第十一章	朱仲禄对花儿学研究的新贡献·····	(316)
附录:		
一、	对民间文学工作的几点意见·····	(328)
二、	牙含章给魏泉鸣的信·····	(334)
三、	贾芝给王沛的信·····	(336)
四、	王浩给魏泉鸣的信·····	(337)
五、	苏独玉《中国传统的纵想:论花儿、花儿会和花儿的学术研究》(专著目录)·····	(339)
副编:	花儿学家传·····	(344)

概 说

第一章 花儿名称的来历

要说花儿学,先要为花儿正名。

从历史上讲,凡涉及花儿的资料,首先都必然接触花儿的名称。

笔者为了给花儿正名,确也同一切热心肠的花儿研究者一样,曾查阅过各种历史文献、野史逸闻、文人笔记一类,然而,结果都正如张亚雄先生所讲的那样,“近来研究花儿的同志们,抱着很大的希望,上图书馆翻阅地方志,如河州、狄道、洮州、银川、西宁等。早年我亦经历过这样的历程,希图方志及名人诗文集中发现花儿消息,终于所获无几。”^①

关于花儿的名称,最早诉诸文字的,认为当是清代临洮诗人吴镇(1721——1797)。他在组诗《我忆临洮好》十首之九中有“花儿饶比兴,番女亦风流”的诗句。^②可惜未有更为详尽的文字记载。

张亚雄先生是第一个给花儿命名、下定义的学者。他在《花儿集》的“什么叫花儿”一节中说:“花儿是民间歌谣,属于山歌当中的一种。”“‘花儿’,是流行于三陇——甘青宁——的一种山歌。亦多有称之为‘少年’者。‘花儿’,指所钟爱的女人,‘少年’则是男人

① 张亚雄:《花儿探源》。见《民族文学研究》1981年1、2期合刊。

② 见西北民族学院图书馆藏:《松崖诗录》卷上,清乾隆壬子年五月版。

自觉的一种口号。追求人生意义,唯有少年为黄金时代,而恋爱钟情诸般韵事,唯少年能尽所欢。是以歌者虽龙钟老人,其歌仍然以少年名之。楚辞中拿香草比美人,诗人也往往将花比玉,而以‘花儿’名其所歌,可谓独擅一格”^①。据张亚雄先生自叙,这一段话本出自“二十年(即1931年)在北平所作”的旧作《花儿序》。

柯杨同志在他的《花儿溯源》第三部分以“花儿这个名称的来由”为题,旁征博引,比较系统地谈了花儿的名称问题:“目前,研究花儿的同志大都认为花儿这个名称,是由作品中男方对女方的昵称(如‘我维的花儿你没有见,万花中挑下的牡丹’之类)演变而来,亦即用它来借代,作为整个民歌的通称。最早提出这个见解的,当推《花儿集》的著者张亚雄先生。起先,我对这个说法也觉得很有道理。但当我翻检了若干资料之后,又产生了一种新的想法。

顾颉刚先生在他的《浪口村随笔·明初西北移民》中写道:‘洮州人有歌曰:你从哪里来?我从南京来。你带的什么花儿来?我带的茉莉花儿来。其地无茉莉,知此歌必为明初移民之所遗留,至少亦是根据明初移民之遗语而咏歌者’。(见《责善半月刊》第一卷二十三期)这就是说,明初南京迁往洮州地区的移民,大概有专门咏唱花卉或以花卉作为比兴来唱民歌的风俗。

在北京大学所编的《歌谣》周刊第七十三号(时为1924年12月)上,曾刊登过顾颉刚先生青年时代所搜集的一首题为《孟姜女十二月花名》的南京民歌,从正月一直唱到腊月,共十二段,每段四句,每段的头一句都用一种花名来起兴,咏昭孟姜女思夫的故事。如‘正月梅花独占先’、‘腊月里来水仙花’等等。就解放前后所搜集到的大量花儿作品来看,用花卉来起兴或作为比喻的,为数也相当的多。如‘正是杏花二月天’、‘白牡丹白者赛雪哩’、‘石榴花开在石崖上’、‘园子角里水红花’、‘胡麻开花是打蓝伞’等等。尤其

① 见张亚雄《花儿集》,1940年重庆版。上册第23页。